

中国潮人

诗词大会“榜眼”、甘肃农民工朱彦军——
爱诗，我既孤独，也从不孤独

潮 声 | 执笔 来逸晨

人群熙攘，爱诗的人，却是孤独的。甘肃平凉朱彦军，就是这样一个孤独地爱着诗词的人：一天24小时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干活，其余时间，他都要与诗为伴。兴许因为他的职业是农民工，旁人眼里，朱彦军对诗词的这份“独爱”，多了一层跟现实较劲儿的“执拗”味儿：

别的工友打牌，他看诗词读物；别的工友刷短视频，他听诗词节目；累了一天，大伙儿都躺下了，他还要挑灯读诗；找活儿间隙，别人结伴出游，他非要自己去逛旧书摊……

“都是干粗活的，学什么文化人啊！”偶有工友戏谑，他只笑笑，扶了扶眼镜，继续沉浸在诗词的世界里。

刚刚落幕的央视热播节目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上，50岁的他一身深蓝工服，黑色半框眼镜，瘦削的脸上笑容可掬。农民工大叔逐梦舞台，成为不

(一)慰藉了心灵，抚去了疲惫

“整个场子里，就我一个初中生。”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，朱彦军露出了登台比拼时的同款笑容，质朴中透着一丝腼腆。

他笑着自嘲，除了正在读小学的少年团选手外，像自己这样“一把年纪，读书却只读到初中毕业的人，怕是没有第二个”。

不过，这并不妨碍他攀爬中国古典诗词的高峰，常把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（毛泽东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）挂在嘴边。

诚然，“勇”“胆”，是外界“写”在这位“亚军”农民工选手身上的关键字，认为这便是他完成人生逆袭的“密钥”。在“鸡汤成功学”盛行的当下，这解读似乎合情合理，符合大众逻辑。

朱彦军思索片刻，摇了摇头：“谈不上什么成功，也没有什么秘诀，我就是喜欢。”大白话，依旧说得质朴而坦然。

交谈中，记者渐渐明白了朱彦军“摇头”背后的涵义：

诗词之于他，并不是一种挑战，更不是一个考验勇气和胆量的难关；诗词，是他的人生“交响乐”，是一种萌发于童年的纯粹热爱。劳碌的时光里，它们慰藉了心灵，抚去了疲惫。

朱彦军向记者讲述起自己痴迷诗词的渊源。原来，从小他对诗歌就有种特别的“敏感”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……”

与许多人一样，小学一年级课本中，唐

(二)五味生活，都被老朱写进了“猪言猪语”

族望留原籍，家贫走他乡。

朱彦军的家乡在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红寺镇魏沟村。大山深处，穷乡僻壤，“耕地都散在山坡上”。他的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，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妇。朱彦军家的三兄妹，个个都像“割早稻”一般，早早外出闯荡。“大哥小学毕业，二姐没读过书。而我，初中毕业就跟着村里的几个发小和同学出去打工。”

最近，看到小儿子朱彦军在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高中“榜眼”，家中老父骄傲地竖起大拇指，逢人就说：“老么给家里争光了，这不比考清华北大还要难？”的确，19岁离家务工，从“初中生”到“全国亚军”这条路，朱彦军走了31年。“离家前，伙伴们都说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心动了，跟着去了。但真正踏入社会后，我才会体会到后半句的滋味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。”

西安、厦门、无锡、唐山、呼和浩特、西宁、嘉峪关……这些年，朱彦军天南海北跑工地，在老师傅们的身旁帮忙，哪儿需要就去哪儿顶上，边做边学，从一窍不通直到熟能生巧。

一共做过多少种工？他扳起指头算了算：电焊工、油漆工、搬运工、混凝土、钳工、水暖工……“太多了，数不过来。”他说，唯一确定的是，做着做着就老了，从“小朱”变成了“老朱”。

朱彦军不怕吃苦，也并不畏难，最怕的，是没有活儿干。由于只是工资按日结算的临时工，出门在外的他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常常做不了几天就结束了，接下来好一阵儿都找不到新的活儿。那空档，不仅一分钱挣不到，还得自己掏钱吃饭、住宿。最窘迫的几年，他曾不得已去蹭过人力黄包车。

但不论跑到哪、在干什么，他都会带上自己手抄诗词的笔记本，和那本一用就是20多年的老新华字典。

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（明·于谦《观书》），老朱说，即便再累再煎熬，每当躲进心中那个诗词构建

少观众眼里最“可爱”的选手。

“今天能站在这里，要感谢我老婆的理解和支持。”从百人团中突围而出，朱彦军第一次有机会在台上作自我介绍，并喊话“糟糠之妻”：“老婆，我回去以后，一定好好听话，一定好好读诗，一定好好挣钱，一定好好爱你。”

四个“一定”，发乎真心，朴实而动人，引得在场主持人、点评专家、选手们忍俊不禁，连连鼓掌。

这也是朱彦军第一次“出圈”。而后的几场比拼，他又用堪称完美的表现，频频令众人惊叹：看画猜诗，他将诗词寓意熟稔掌握；对垒抢答，他思维行动皆果断迅速；行飞花令，他一联接着一联应对如流……

这位农民工师傅何以一路过关斩将，坐上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年度“亚军”的宝座？潮新闻记者走进朱彦军的诗词世界，慢慢找到了答案。

代诗人李绅的一首《悯农（其二）》，成为朱彦军生命中接触的第一首诗歌。“那时候，还不懂押韵、对仗，只觉得读起来很顺，很有味道，像唱歌一样。”兴许因为祖辈世代务农，他的脑海中出现了爷爷和父亲在烈日下辛勤耕作的场景。韵律和意境两相叠加，小小的朱彦军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身心感悟。很美好，很沉浸。不一会儿，他就背了下来。

与诗结缘后，小朱彦军便常在课余寻诗来读。对于诗歌，他是认真的。三年级时，他学会了查字典，从此字典不离手。每当遇到不认识的字，就按偏旁部首，数着笔画查字典，并认真写上备注。至今，他仍保留着父亲的两本旧书《毛泽东诗词鉴赏》和《唐诗一百首》。泛黄的旧纸张上，画满了朱彦军儿时歪歪扭扭的拼音备注。

“那时家里穷，没什么书，同学家也很少有，所以，它们是我仅有的课外读物，爱不释手。”小学毕业时，朱彦军已将书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。长大后，手上有了点余钱，逛旧书摊、淘二手诗集就成了朱彦军的休闲方式。时间更充裕的话，他会拿着笔记本，去大书店里读书抄录。

诗为春风、词为雨露，朱彦军的心里，逐渐长出了一个独属于他自己的精神世界。那里头，生命之树生机绵延，不断给予他无穷力量。

的世界，一切艰难困苦都会瞬间消散。

谈及兴头，老朱搬出了一位他甚是喜爱的豪放派词人——辛弃疾。“醉里且贪欢笑，要愁那得工夫……”只见他手舞足蹈，背起了《西江月·遣兴》——似乎化身偶像，并模拟其酒后的醉与狂，发泄心中的愁与闷，“昨夜松边醉倒，问松我醉何如。只疑松动要来扶。以手推松曰‘去’！”

为了省钱，老朱这么多年一直不抽烟、不喝酒。但每当读起这首诗，他就仿佛与辛弃疾一道大醉了一场。在“词中之龙”豪放不羁的诗词里，老朱感受到了这位“古时之友”虽有志难酬，却依然豁达乐观永不言弃的轴劲儿、韧劲儿。

自从参加了诗词大会，老朱又多了位新偶像——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，最近常吟诵他的诗词，还读起了他的传记。节目中，3D超写实技术将大文豪从千年之前“请”到了现场，“心里的诗词世界仿佛活了。”老朱这样形容与数字人“面对面”时的奇妙感受。

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“蒌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”……现场，数字人“东坡居士”吟诵着流传千年的诗词，老朱却从中品出了珍馐背后不一样的人生苦涩。

“他是懂苦中寻乐的。”老朱说，一生几度贬谪，苏东坡却把逆境的苦，化作诗里的甜，一种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之感，在心底升腾。“其实，我有时候也会写几句，发在朋友圈。”老朱有些不好意思，他说，怕别人笑话，所以给它们起了个名——“猪言猪语”。

“生活确实不易，哪能事事如意，凡事何必计较，瞎惹自己生气。”

“天热真难熬，没钱买空调，蚊子知我穷，天天送红包。”

“人行红叶黄花里，鸟飞蓝天白云间。”

“野花香，山果鲜。山村夏月赛江南。房前杏子黄，屋后苹果繁。风景似图画。爱煞农家庄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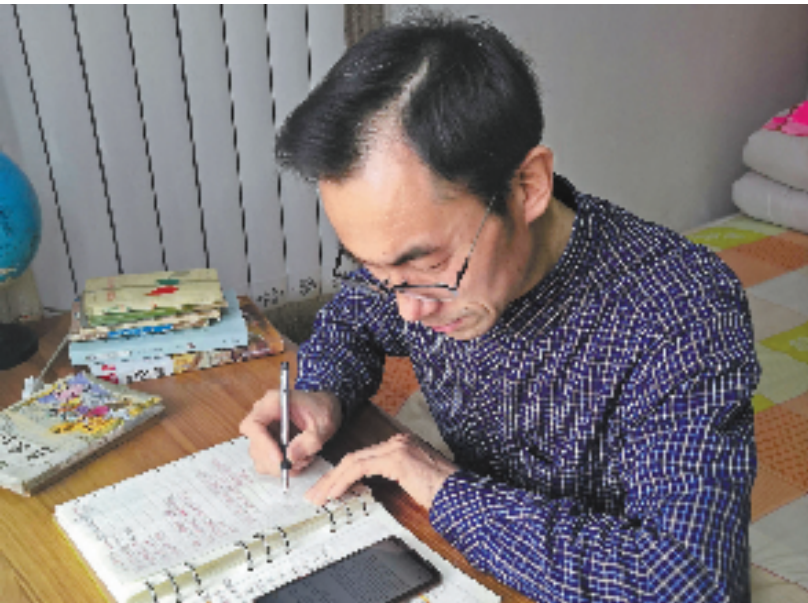
呵，五味生活，都写进了“猪言猪语”。



朱彦军和家人一起观看录制的诗词大会。



朱彦军 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节目组供图



朱彦军抄录诗词。



朱彦军(左)和工友们在忙碌。(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)

(三)我爸是“诗痴”

老朱在外奔波了大半生，要说有啥最值得自豪的，就是一双儿女。大女儿朱灵考进复旦大学，如今本科毕业，正准备研究生考试；小儿子朱保行也不赖，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读大二。

《2023中国诗词大会》的决赛结果甫一揭晓，儿子朱保行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：“爸，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冠军！”还配上了一张朱彦军在央视摄影机镜头下的帅气特写。

“第一次看到老爸收拾得这么精神，打了发蜡，还化了点妆。”朱保行看到，年过半百仍勇敢追梦的父亲容光焕发站在台上，打心眼里高兴。“我爸是个负责任的男子汉，为了这个家，他付出太多了。”

儿子印象中的朱彦军，一身工服总是又破又脏，灰头土脸的。“从小他和我们的衣服都是分开洗的，家里把洗完其他衣服后剩下的水，用来洗我爸的外套。”

一年中，朱彦军在家的日子并不多。往往只有春节和农忙，姐弟俩才能见到他。打从朱保行记事起，老爸就是个“诗痴”，嘴里总时不时蹦出诗词。朱保行的日记和儿时春节，朱彦军带

着他们去庙里上香，沿着山沟走回家的路上，雪后放晴的远山一片银装素裹，父亲停住了脚步，站在路边就吟诵了起来：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……”（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）

还有一年，地里收了麦子，朱彦军教他用连枷打麦。瘦小的朱保行只甩打了两三分钟便手掌起泡，胳膊酸疼。父亲却熟练地抡起连枷：“笑歌声里轻雷动，一夜连枷响到明。”（范成大《秋日田园杂兴（其八）》）父亲口中反反复复地念着诗句，一打就是一下午，仿佛全然忘记了疲劳。

知道朱彦军爱听诗词类广播节目，每次父亲回家，朱保行都会从网上搜寻下载一批新音源，替他存入手机，作为接下来几个月的“精神食粮”。这么多年，朱彦军换下几部手机，每一部都存满了几百集节目音频。它们都已被用到电池老化，要随时插电才能开机，但他舍不得丢，全都珍藏在老家房间的抽屉里。

“很庆幸，也很羡慕我爸能有这份纯粹的热爱。”朱保行说，“为了生计，他总一人在外，有诗词替我们陪着他，为他加油鼓劲，消除烦恼和不安，我们放心很多。”

(四)一波三折的圆梦之旅

一年到头，春节是朱彦军一家最爱的时刻。

冬闲无农活，全家团坐一堂，守在电视机前看节目。诗词大会是他们绝不错过的“年度大餐”。

儿女们跟着节目答题讨论，朱彦军则会拿出自己的诗词笔记本，认真记录节目里的诗句和专家点评。妻子、老人坐在一旁，笑咪咪地看个热闹。

从2016年观看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一季节目开始，一颗梦想的种子就在朱彦军心里悄然萌芽：有朝一日，自己也能去高朋满座的诗词大会现场，与来自千行百业、不同年龄的诗词爱好者们同台竞技。

于是乎，朱彦军学记诗词的劲儿更猛了。“5年不到的时间，肚里的诗词储备量已破千，我觉得时候到了。”2019年8月，诗词大会官方公众号向他推送了第五季选手召集令，朱彦军满怀信心报了名，并顺利通过了选拔，获得进京赴会的资格。

不曾想到，录制前夕，朱彦军干活的工地延迟开工，撞上了录制期。

“那段时间工作很不好找，一年只能干3个月的活，我就劝他别去节目了，先保证工地项目，他想了想，答应了。”妻子陈玉玉回忆。虽然没有读过书，但陈玉玉对丈夫的诗词爱好是理解并支持的。朱彦军在家总是手不释卷，她也不打扰，径自把家务干了。但夫妻俩有一种默契：先要把孩子们供好，再考虑自己。

那年，儿子朱保行准备高考，女儿也在上海读大学，朱彦军为了攒够子女上学的钱，选择搁置梦想。“当时我在家，听到爸妈的讨论，真的很感触。”那

一刻，调皮爱玩的大男孩朱保行深深感受到了父母的不易。

朱保行记得，当天回校晚自习后，同学们都在埋头写作业，他却一直在想这件事。“前一秒，我还在想，哪怕把自己的前途搁置一点，也要让爸爸去圆一次梦，但我知道，他不会同意的；下一秒，我忽然明白了努力读书的意义，就是早日出人头地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，勇敢去追梦。”

2022年底，朱彦军又一次报名，并再度获得节目组的青睐。

“这次，我爸前前后后打了好几通电话来和我商量，虽然出发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，但我知道，这次，我们谁也没拦住他。”朱保行说。

“最近两年疫情反复，我就跟着媳妇儿一起留在老家的建筑工地做水暖工，工作时间变长，读诗词的时间就少了。”朱彦军笑称，自己能熟练背出的诗词数量已不如当年，但他用一首李白的诗告诉记者，此番赴会最大的意义，并不在于拿名次：“此行不为鲈鱼鲙，自爱名山入剡中。”

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，以诗会友，穿上一套珍藏多年的新工装，参加为全国爱诗之人举办的年度盛会。在这里，他认识了5岁就能背500首诗词的小朋友、在菜市场读诗诵词的女摊主、做着窗帘背着诗的夫妻……

朱彦军感到，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工地上的孤独“异类”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他将继续这场诗意的的人生追逐。

